修空性略講　　李勝海居士譯

《廣論》講修空性資糧有三點：1.依止善知識，2.積資淨懺，3.祁請上師，廣大聞思。《廣論》中講修觀資糧中要廣大聞思，先樹正見。

得觀必須得止，得中觀見不一定需要止，見也是一種內心體驗。

嘉木祥協巴（妙音笑），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初發業者如何生起空性體驗，即先依止相似的止，修相似的觀。如何依止止來修觀，現証空性呢？依止無上瑜伽圓滿次第來修空性。得中觀見不用在得止之前，次第無定，均可以。

修密前可以不得止，但空性見一定要有，無上瑜伽得止快。

《廣論》中辨別了義與不了義經的區別。龍樹等菩薩是完全可靠的。自續、應成兩派是中觀見。佛護論師寫了《中論釋》破自生，清辯論師主張用因明論式來成立宗派見。月稱維護了佛護，不許自續派的觀點。集大成者是月稱論師，應成派是四宗公認的，有馬鳴及阿底峽尊者。自續派中有順經部的（以清辯論師為代表）有順瑜伽部的（以靜命、蓮花戒為主）。

順瑜伽行者不許有離心之外境，順經部行者許有外境，他們都認為在勝義諦中一切不許有自性。瑜伽行派認為心是有自性，名言有，和不許有自性是不同的概念。所以要依止龍樹和月稱，連名言中也不許有自性。

空性和無我。我是自性義，人和法均無自性。先講人無我，後講法無我，人無我容易修，人無我比較特別，學論要反覆思考。

主要的正理。人無我有七項觀察，法無我是破四生，廣論中主講。參照以前大論師以前的修法，正理之王是緣起，其他一切正理均和緣起有關。三主要道中也講觀察空性圓滿。略論中用四個步驟，一切法分成五大類。歸納起來，破一、破異、破不一亦不異，破又一又異。

無明是生死根本。人我見不全是薩迦耶見，薩迦耶見又分我和我所。人我見中最主要的是自己的薩見（略稱）。因為人最執著於自己，故從我自身破起。方法是找到所破，心如何執著，才能找到空性。若為破彼境，略論釋中要求無我正理。生死根本是實執，

什麼也不想不能破實執，行相相同，作用相反。斷實執在境中見到無我輪迴種子也摧壞了，看對境如何執著然後如何破。邊執是通過對法有自性之執著，通過分析對於有自性之法是不存在的觀點樹立起來。

心注一境後得止，用智慧來分析，名言中所認識的法之自性。寂天論師：當修行人尋求法之自性，有任何東西可貪嗎？法稱論師：你如果不否認錯執之境，你不可能離開錯執。《三昧王經》中說當一切法分析後，行者衹有通過這一途徑才能通往寂靜。

用正理是為了對治實執，不為了辯論。

認識所破：人無我所破，怎樣執人我之自性。人我執中粗分是指學了其他見地而得來的不變，不可分自在之我，細分是指與生俱來不用學就認為是自足自立實體有的我。具體執著為：五蘊依賴於我，我不依賴於五蘊；我是主人，五蘊身心是僕人。實體有和自足其實是不正確的，如同經理和全體職工一樣，不是主僕關係，經理也是職工，不是體性各異，沒有離蘊之我。

名言中有：外道認為我和五蘊相異，有離蘊我；有部是五蘊聚的我，經部認為我是意識，應成派認為我衹是一個觀念，安立名言所依，五蘊和我，五蘊並不是我，如杯弓蛇影，是名言安立，分別安立的，衹是名字或觀念；唯識認為能取和所取是一體空，心外無物；自續認為修人無我也一樣比唯識更進一步，修法無我，名言中是有自性的。（參考《宗派寶蔓論》p/15.16）唯識是講勝義無自性，應成派認為名言全是主觀的。前面的觀點較粗，後面的觀點較細。

應成派認為自性是最細的，人無我是針對有自性的。我者是有自性之義，一切法均是自性安立。所破不認識，會產生問題，沒有真實覺受，把論敵駁倒，只是理智所破。

三種我執，三種模式。世俗不懂我執自性，認為實有自性，學過空性就知道一切法無自性，只是名言安立，世俗上安立名言中有。所有一切不一定要破，只破有自性的東西。

執有自性的東西是怎么顯現的呢？不明顯地要想激動之事。強大的苦樂之事容易顯現，力量太強，就不顯現了，會退下去，非常難顯現。觀察時是用心之一角，很善巧的。五世達賴說：觀察時顯現，胃是我，呼吸是我，但仍未找到。<1>我和五蘊如水乳一般

融為一體，〈2〉自足如木頭立於牛奶中很清晰，很客觀，非名言，是自立自在的，見到所破的形象則容易破斥。

想強大的苦樂事是為了找到我執，我和身心融和成一體，“我”是實在，很客觀的東西，不是名言安立的，很可信，很實在。如果這個世間上有一種東西，它是沒有“我”的，那再沒有什麼真實之東西了。〈3〉“我”和安立名言之五蘊相合，自在所破，任運自然。僅用想像，還不對。不要製造感覺，理論上之見，要客觀地觀察。

一切法是名言，要三點配合起來修。這三點一齊來修，摧我執之山，已經正確認識我執之量，証空不難。積年累月，一直到找到為止。

五蘊顯不顯現，只有一個孤伶伶之我。

人我觀察之第二步。“我”和五蘊的關係不是一就是異，他們是相互排斥的，完全排斥了其他可能性，從理論上肯定，在聞思修上花功夫。

第三步，在上一步決定的基礎上，如同非常懷疑老朋友一樣，這是無始以來執著的習氣。“我”和五蘊肯定不是有自性的，因為這個我是無意義的。只不過“我”是五蘊之異名，如同懷兔是月亮之異名。非常明確之經歷來說明不對，用許多正理對每個人不適合。“我”是實有，如針刺手指，則“我”不光是異名，而發覺這是我的身心。

五蘊是有五個蘊，是多，則“我”也應該是多；“我”只有一個，則五蘊也只能應該為一，只有一個蘊了。五蘊有生滅，則“我”也應有生滅，有自性的話，則“我”不能憶念前生，它們之間不可能有關係。業會失壞，“我”和五蘊是一，下世即另外一個五蘊，和“我”沒關係了，豈不業失壞了嗎？受報的只是“我”這個概念，在概念上延續下去。無自性但仍有業果，無自性但仍有作用。

“我”是無始以來最珍貴的，屋子裡只有兩間房子，“我”不是存在於“一”這個房間，就是存在於“異”的房間，很懷疑地去找，現下在“一”這個房間中找不到，則這個“我”很重要，下個賭注，很害怕，到另一間屋子去找，怕失掉，一定要找到它。

“我”和五蘊是異，“我”就不會有五蘊之特點，生、住、異滅了。別人踢你一腳，也不是在踢你，必須知道。從經歷上來講，安立名言所依，跟身心無關，那么從何處安立“我”呢？否則不可能。。或者五蘊是有為法，“我”既和五蘊是異，那么是否除了

五蘊以外還有有為法了，這是不合理，另一種說法是“我”是無為法，我即是涅磐，或虛空不會變，而稱為“我”就很荒唐。或者五蘊身心拿走了，應見到我了，有自性、客觀的。（名言有，只是安立。）

找過後，決定了不可得，名言中有自性有的我，都不顯現，如虛空之瑜伽，內心決定“我”不可得，有自性之“我”決定不可得。決定的是境。

否定中有兩種，即沒有肯定的否定，即無遮，如佛弟子不飲酒；有肯定的否定，即非遮，如天授很胖，他白天不吃飯。

修空性中決定無遮，得了正見的標準，以前未修是產生了恐怖的感覺，以前修過的則產生非常歡喜。有自性之我不可得，名言有不是無遮。（略
論，修定修觀法要中有參考。）

人無我之七項觀察：前四步和前面一樣，先觀所破，凡是有自性“我”的話，只有二種情況，否則即不存在，我和五蘊非一，我和五蘊非異。首先確定所破，認識無我的所破，確定由因得出無我。安立我非自性有（宗），是緣起故（因），無我之因推出無我（喻）。我是緣起的，我是非一非異，我非蘊之所依（基礎），我非依蘊，我非擁蘊，我非蘊聚、蘊形。

龍樹菩薩只講五項。後二項是月稱論師所講。龍樹所講是來自經中的二十個執著。第一個執色是我，從有自性上講，有自性則擁有色，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這四種，加上受想行識各有四種，合成為二十個。我和五蘊相異是外道的見解。主要是以前面二個下手，破一破異，天生不是這么執的，如果破了執著，能解脫了。不觀察，從理論上道理上破。表面上看大師在破外道，是在辯論。一異問題是把各種分別結合起來。破這些，廣修身心有受用，多一點有受用。

第三，我不是蘊之所依，對酸奶來說，碗不是所依，樹林的雪不是獅子之所依。不然我和五蘊相異了，反覆修內心決定。（我在蘊中，蘊在我中。）

第四，我非有自性的存在於五蘊中，或依於五蘊，如天壽住在帳子中，獅子住於林中，也是相異。

第五，我非擁有蘊，如人擁有身體，我有耳朵，我有桌子。或歸於一體。

第六，我非五蘊聚合，五蘊聚是安立名言所依，與所安立法不是一樣東西，五蘊聚不是有自性的，五蘊聚和各別五蘊非一非異。決定五蘊聚不是自性有。

第七，我是蘊形（色聚），《廣論》二十二卷中詳述，定中修虛空瑜伽（名言不顯現），出定修如幻瑜伽（名言顯現有自性，不是實有），好象是實在的，內心決定無自性的幻有，只是名字，有作用。我是名言安立，可以造業感果。

人無我中我所，把心轉到我所也能破我所。

決定一個法之空性則決定一切法之空性。沒有深淺之分，只是對象不同，修人無我，與修法無我一樣的。

法無我破四生：〈1〉先認識所破，觀身體能佔有這么大空間，覆蓋四肢，身體和軀體相融合，自立顯現為實有。〈2〉正理推出無我。〈3〉確立對象（主語）正理成立。

著重講第二點，法有自性的話，只能是自生、他生、共生和無因而生四種，《廣論》中二十三卷。

自生（數論），《四諦經》五地菩薩趣入六地修十種平等，其中一種是無生，透過解釋無生，其他很容易理解。佛護論師：自生即無義故。自生即獲得自體，如有了體性要再生的話，即無意義了，因為因已經有了，果還有何意？（反）已經有的體性和再生不矛盾，生是顯現義，體性未變。舉苗為例。（駁）則苗會自己再再生，有無窮之過患。（反）因為還未顯現，潛在之自體需要生如果顯現的東西不需要生了。（駁）顯現本來已經成立的話，不要再生了。顯現再生的話變成無窮了，顯現如果以前有的是不對，顯現以前沒有的觀點是錯的。已經生的必須要生的話，生的機會是沒有的。（反）自性種子和苗不可分，有個轉化的問題。種子滅壞，苗則產生，所以苗不是從苗生，體性是一，是兩種狀態，這樣苗不會使種子壞滅。（駁）以前就有苗了，從苗生苗，苗之出現，不會使種子滅壞。種子和苗一個體性的觀點也要駁斥。不會一個樣，體性是一，在一切方面一樣。（反）只是兩種狀態，種子狀態失去，苗狀態成立。（駁）種子自體和苗自體不一樣。當種子狀態之法消失後，有苗的狀態法產生。所謂種子狀態法和種子是一回事，除了種子狀態外，沒有其他種子了。苗的狀態下，不能認識種子，同樣不能認識苗，或在苗狀態下，能認識種子狀態。體性是一，不同特點，性質不同。（參考《入中論》）。

他生（勝論）：同時破有“自性”之他生和他性，黑暗應火焰中生，一切果從“非因”生，因果是“自性”相異的話，變成沒有關係的自他，果是從沒有關係之他而生，則也可以從“非因”中生出來。因為“非因”和果相異，有“自性”就和有關係相矛盾。果和因如果是“自性”相異的話，則一因能生多果，或多因生一果。（反）不是一切物可以產生一個東西，只是某果之因（親因）的同一相續。（駁）因為果和因是有自性相異的話，則果和因是有實質的，則相互沒有關係，不能稱為同一相續，如稻麥種對於各自生出來的東西沒有差異，是自性相異，異性是名言上有。有自性之他生不存在，種子和苗不是異性，不是同時而有的。如果有自性的話，不會受到其他影響，但現下不是這樣，是相互影響的。（有自性的他生和有自性的他性請參考《入中論》《廣論》《略論釋》）

共生：兩種缺點都存在。

無因生：有的事看不出來是有原因的，故持戒無意義，見到的東西容易使人相信。佛弟子認為尖刺是從尖刺之種子而生，因為在某些地方產生，本身即依於條件，這些條件本身就是因。很微細之因，只有用佛之智慧觀察，否則種田就無意義了，如果任何事產生任何事，法的產生是隨意的話，芒果樹不會生芒果了。

緣起性之苗非自性生，也是緣起有。宗：謂詞“非自性生”，除去常邊。因：緣起除常邊。緣起破一切常執。佛超過一切大師。龍樹讚偈：因緣所生法，不生亦不滅，四加行，熄滅諸戲論。（能所二相，自性有之戲論，現証空性時能所二相熄滅）。

《入中論》，《宗派論》講述緣起之構成。

緣起有三個詞：三層不同意思。（1）由因而生（有為法）。各派相同，果從因生，非中觀派認為緣起反而是諦實有，而不是諦實空。（2）有為法和無為法依止支分而得到他們的空性，應成派用此法證明諦實空。如一幢屋子（總體）有十間房間（支分）光有房間（支分）而無屋子（總體），連房間（支分）也不會存在。（3）一切法依於能安立之心而安立的。（最細的）。沒有心來安立法之有，他們這些法不能出現了。常人認為一切法是客觀的，從客觀那邊反映過來，而不是由顯現，由心之安立在境上面去。第一，第二應成派也接受了。月稱論師認為緣起之事是依因緣而起的，這裡因緣不光指

親因（陽光、種子、煩惱），還指了支分與能安立境有之心。起不光有生義，還有有義，及成就義。

《中論》講到：做者依於所做之事，所做之事依於做者而有，除此以外，不能看到安立之心。很鮮明指出不是兩個東西產生另外一個，由心安立而得到體性。

緣起性的一切法非自性有，因緣起故，依他安立故。由確定因能除斷邊，緣起斷一切邊執，一切法無自性獲得能避免一切常邊，能知道一切法依他而有，不是自性而有的，一切法無自性之証悟，能確定緣起除斷邊，能確定因除常邊。宗因二者如何？越深入，就越來越細。緣起是正理之王。

月稱在《入中論》中講到緣起，非是無因生，或大自在天生，或從共生，是從緣而生。

世界上或事實上不是由七個模式（七項觀察）而有，不分析的話，是以它的支分而成立的。

（金剛屑因，參考《藏傳因明學》）

一般人認為緣起和空性是對立的，空性時緣起不順，緣起時空性不順。中觀師破出自性有，與一般人理念相違背的，他了知凡是自性有的，就不會緣起了。（三主要道中講）。

對緣起很熟悉的話，能引申對空性的認識。因果之教法到處都講，將來生中碰到因果，就又能轉化到空性上來，不斷不斷地進步。

緣空性修止觀雙運入於加行道，先得空性見，先緣其他境修定，《廣論》推薦觀像，修止之條件，反覆止觀雙運，平衡。

不加造作的菩提心，任運而起，程度和座上修一樣，則進入資糧道。止觀雙運 暖位 頂位 忍位 世第一。修菩提心是多劫教授中心。斷所知障要很大的福德資糧，對於聲聞乘講聲聞乘法是成佛之方便。先發菩提心，得止後修空性。

暖位是指無分別智不久將要生起，如火將生前之暖。前兆生起，有分別之空性生起，有分別是指心裡之影像總義，空性見不到，是心中之影像，非常清楚之情況。頂位善得止，如同棉花球，根不斷。忍位不墮惡趣，世第一即馬上見道了。在暖頂兩個階段，能

與所都顯現，定中都能決定，顯現境中所破自性有之空。修中能見到境是空，我是有境（主觀），空性是自己的空，仍有自己的主客觀之空，不同於止觀雙運前之徵兆。忍位不能決定空性之顯現（客觀），有個空性影像顯現。世第一只是主觀方面不能決定。現証空性時，心境兩方面均消失，如清水注入清水，不可言說。章嘉國師讚嘆宗喀巴大師能夠用眼睛來看得見空性。沒有仲介影像（分別）世俗、名言，自性有都不顯現，一切分別執著都斷了，見惑全斷了。修惑中認為有自性的煩惱是最利害的。五停心只能斷現行，不能斷根。初地有百種功德。

煩惱障是人法之實執或其他煩惱或種子，最主要的是無明實執。沒有斷煩惱障，決不可能斷所知障。所知障是顯現自性之實執，煩惱障是肯定有實執自性。

二諦是一體的，無分別緣空性，一個心不能同時緣兩個東西，同時緣二諦的是佛。如所有智，盡所有智。菩薩發心斷所知障，斷實執，人法二執都要修，菩薩修斷二障是用無量正理來修的，將來斷所知障也要用很多正理。煩惱障到八地斷盡了。聲聞乘只是用少量正理來修。關於八十八使，應成派認為是一齊斷的，在初地，每一個都有無間道，都有解脫道。關於修惑，二地是斷下下品，三地是斷中下品，四地是上下品，五地是下中品（後面不詳）。聲聞是四果四向。聲聞要入菩薩乘要從頭做起花一大劫，積聚福德資糧。

應成派，八地菩薩可以對治自性之顯現，執著未斷，習氣根本斷不了。

所知執分四個：三清淨地，沒有根本煩惱，所知障也有上、中、下三品。八地斷上品，九地斷中品，十地前一部分斷粗的下品，十地後一部分斷細的下品，有情生中最後身，得解脫（身）道。最後之無間道要經過密宗。顯密所說的佛果是一樣的，顯教只把行者帶到十地，無上瑜伽才能成佛。

法身自性身，法身自法身。佛的如所有智，盡所有智沒有區別。報身——受用身——恆常。化身——有情不同因緣而顯現。

附（1）暖、頂位能所決定還是有的。忍位所取決定慢慢退失，存在著我在修空性。世第一位能取（我）慢慢退失。（2）無為法依於支分，總空性依於個別空性。（3）加

持也要有因緣，是過去的善根未引發，修善法則功德增長，力量大，得到現報，加持使善法因緣早日成佛。（4）往生之正因積聚很大的福德資糧，觀想佛剎土勝境，作意，發願，現下漢地的標準很難說，要發大菩提心。（5）宗派不是作者講出來了，是佛所說，反覆了解空性才能解脫。不知宗派的人只知此生之快樂，不學繫統觀察。被宗派影響的人，建立基、道、果三者，從自己觀點出來。宗派即是透過經典通過邏輯建立起來之觀點而不是由他所轉，建立起來之結論。成立之結論，不會輕易舍棄。（6）發自內心皈依三寶，是內道，反之為外道。佛教說法總是對眾生有益的，其他外道的說法多少總是對眾生有所損害，外道之舍命是主動的，內道之舍命也要條件，或是被動的，否則妨礙解脫，順世外道是持常見外道的反面。認識佛教道理要闡明清楚，學外道為了堅定自己的信念和度化有緣眾生。確定四法印決定是不是佛教，一切有漏是苦。（7）有部是不許自証分，和隨教行之經部分不出的。（8）自証分粗講即是心識既能了別外境又能了別自身。（9）有部有十八種，還有不同的分法，定義是指總的不同見解。釋名指名字上的解釋。（10）有境也被境所緣，可以歸入境。每個名都有境，故稱為有境（對象）（11）有部指蘊聚是我，用心識來分量與非量，不許自証分故不許自証現量，認識的角度來分量與非量。根是了別境是直接，沒有一層隔閡，不帶境之相。光是眼根，眼識所依，也能見色，心識自己能見，牆後的東西也應能看見。有障礙則不能見，眼識依靠眼根，被其他色阻擋。不帶相，看什麼是什麼，眼根也能見者，其他宗派，只有眼識才能見者。其他宗派認為心所是心王之支分，現量有定義即新証不虛妄。非量定義是邪知、疑、已覺智等。

吉祥圓滿